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定歷代紀事年表卷五十

詳校官編修臣曹錫齡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翟槐

謄錄監生臣葉大奇

御定歷代紀事年表卷五十

齊世系表畧

蕭氏漢相國何之後何子酇定侯延生侍中彪彪生公府掾章章生皓皓生仰仰生御史大夫望之望之生光禄大夫育育生御史中丞紹紹生光禄勳閎閎生濟陰太守闡闡生吳郡太守永永生中山相苞苞生博士周周生蛇丘長矯矯生州從事

逵逵生孝廉休休生廣陵府丞豹豹生太中大夫裔裔生淮陰令整整生即丘令儁儁生輔國參軍樂子樂子生晉興男承之即皇考追尊曰宣皇帝相國何居沛侍中彪免官居東海蘭陵縣中都里晉元康元年分東海為蘭陵郡中朝亂淮陰令整過江居晉陵武進縣之東城里寓居江左者皆僑置本土加以南名於是為南蘭陵人也皇考生高帝高帝諱道成以齊王受宋禪國號齊都建康傳

七主凡二十四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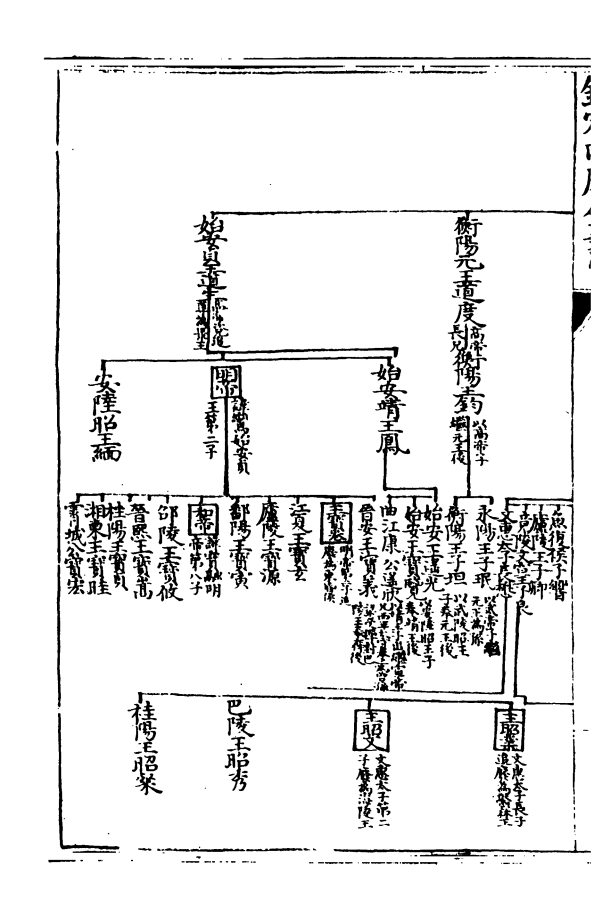
皇考 諱承之 追尊宣帝

高帝 諱道成 宣帝子

河東王鉉
晉熙王銶
宜都王鏗
南平王銳
江夏王鋒
始興簡王鑑
桂陽王鑠
鄱陽王鏘
安成王暠
武陵昭王曅
長沙威王晃
臨川獻王映
豫章文獻王嶷
武帝 諱賾 高帝長子

州陵侯子游
子晉
洮陽侯子行
宜陽侯子光
泉陵侯子操
南康侯子恪
永新泉侯子廉
南郡王子夏
湘東王子建
南康王子琳
衡陽王子峻
西陽王子文
臨賀王子岳
邵陵王子貞
巴陵王子倫
南海王子罕
西陽王子明
建安王子真
隨郡王子隆
晉安王子懋
安陸王子敬

豫章王元琳
永新侯昭穎
巴陵王昭胄



衡陽元王道度
始安貞王道生
安陸昭王緬
明帝
始安靖王鳳
衡陽王子峻
永陽王子珉
衡陽王子坦
始安王遙光
始安王寶覽
曲江康公遙欣
晉安王寶義
江夏王寶玄
廬陵王寶源
鄱陽王寶夤
和帝
邵陵王寶攸
晉熙王寶嵩
桂陽王寶貞
湘東王寶晊
巴陵王昭秀
桂陽王昭粲

御定歷代紀事年表卷五十

起己未齊高帝建元元年四月魏孝文帝太和三年二月止癸酉齊武帝永明十一年魏孝文帝太和十七年凡十四年有奇

表例說見第四十六卷

己未

齊

齊太祖高帝建元元年　諱道成在位四年壽五十六

夏四月齊王稱皇帝廢宋主為汝陰王徙之丹陽以褚淵為司空宋主下詔禪位於齊而不

豫章王　嶷　以皇子始封至武帝永明十年再見

臨川王　映

平都侯　張瓌　仕宋封義成縣侯至是改封平都至明帝永泰元年再見

望蔡侯

魏

太和三年

春二月太皇太后及主如代郡溫泉尋如西宮夏四月主如崞山尋還平城

秦州刺史尉洛侯雍州刺史宜都王目辰長安鎮將陳提等皆坐貪殘不法洛侯

樂良王　樂平　嗣封二十年卒諡康子長命嗣坐殺人賜死國除

安樂王

附

柔然　受羅部真可汗予成永康十六年

初齊主之輔宋也遣驍騎將軍王洪範使柔然約與共

肓臨軒王敬則勒兵入迎太后懼自帥閣人索得之敬則啟譬令出宋主收淚謂曰欲見敬乎敬則曰出居别宫耳宫先取司馬家亦如此宋主泣而彈指王願後身世世勿復生天王家是日百僚陪位侍中謝

以皇子始封至武帝永明七年再見

長沙王 晃

以皇子始封至武帝永明八年再見

垣崇祖

仕宋為兗州刺史主踐阼徙為豫州刺史封縣侯明年再見

豐城侯 陳顯達

目辰伏誅提徙邊

詔以侯官千數重罪受賕不列輕罪吹毛發舉宜悉罷之更置謹直者數百人使防邏街術執喧鬭者而已自是吏民始得安業

秋九月以東陽王丕為太尉陳建為司徒苟頠為司空

長樂

徙封五年以誅反賜死謚厲子詮嗣至宣武帝延昌元年再見

宜都王 目辰

進封四年有罪

攻魏洪範自蜀出吐谷渾歷西域乃得達至是柔然十餘萬騎侵魏至塞上而還

契丹

莫賀弗勿干帥

朏在直當解
璽綬陽為不
知傳詔云解
璽綬授齊王
朏曰齊自應
有侍中乃引
枕臥傳詔懼
使朏稱疾朏
曰我無疾何
所道遂朝服
步出乃以王
儉為侍中解
璽綬禮畢宋
主出就東邸
光祿大夫王
琨在晉世已

武陵王
以皇子
始封至
明帝建
武元年
再見

安成王
暠
以皇子
始封至

任宋封
彭澤縣
子進封
豐城縣
侯主即
位增邑
戶轉獲
軍將軍
至明帝
建武元
年再見

霄城侯
劉懷珍

冬十一月遣
梁郡王嘉奉
丹陽王劉昶
以代齊勝遣
嘉督二將出
淮陰隴西公
琛督三將出
廣陵河東公
薛虎子督三
將出壽陽奉
丹陽王劉昶
以代齊許昶
以克復舊業
世胙江南稱
藩於魏
詔中書監高允

假賜死爵
除

假梁郡
王嘉
初封假
梁郡公
至是詔
為假梁
王督軍
代齊

淮陽王
尉元

部落萬
餘口入
附於魏
居白狼
水東

吐谷渾
河南王
拾寅二
十八年
齊進拾
寅號驃
騎大將
軍拾寅
奉表貢

為郎中至是拳車慟哭曰人以壽為歡老臣以壽為戚既不能先驅螻蟻乃復頻見此事百官雨泣司空褚淵等奉璽綬詣齊宮勸進淵從弟炤謂淵子賁曰不知汝家司空將一家物與一家亦復何謂甲午王

武帝永明九年再見

鄱陽王鏘

以皇子始封至明帝建武元年再見

桂陽王

仕宋封中宿縣侯至是改封霄城至建元四年再見

康樂侯李安民

仕宋封邵武縣子主即位進封

議定律令允雖篤老志識不衰詔以允家貧養薄令樂部十人五日一詣允以娛其志朝晡給膳朔望致牛酒月給衣服綿絹入見備几杖問以政治

初封淮陽公至是進爵為王以舊老見禮聽乘步挽杖於朝至太和十六年再見

魏郡王陳建

厭於齊

即皇帝位於南郊大赦改昇明三年為建元元年奉宋主為汝陰王築宮丹陽置兵守衛以褚淵為司徒炤歎曰彥回少立名行何意披猖至此使彥回作中書郎而死不當為一名士邪名德不昌乃復有期頤

鑠 以皇子始封至明帝建武元年再見

廣陵王 鑑 以皇子始封至武帝永明九年

康樂侯 至武帝永明四年再見

河陽侯 王元邈 仕宋封河陽縣侯至是進號右將軍侯如故至明帝建武四年

初封趙郡公至是進爵為魏郡王至太和九年再見

河東王 苟頹 進封河南公三年遷征北大將

之壽淵固辭不拜奉朝請袁顗上表數主過惡排冠徑去主殺之太子賾請殺謝朏主曰正應容之度外耳久之因事廢於家主問為政於參軍劉瓛對曰政在孝經凡宋所以亡陛下所以得者皆是也陛下戒

再見

南郡王 長懋 以皇嫡孫始封至建元四年立為太子

衡陽王 鈞

再見

西豐侯 沈文季 仕宋封晉陽縣侯至是改封西豐至明帝建武二年再見

竟陵侯

軍司空公進爵為王至太和十三年再見

新平王 張祐 初封隴東公至是進爵為王

隴西王

前軍之失加以寬厚雖危可安循其覆轍雖安必危主歎曰儒者之言可寶萬世

以張緒為中書令陳顯達為中護軍李安民為中領軍

以子嶷為揚州刺史映為荊州刺史

主命羣臣各言得失淮南宣

主長凡道度卒於宋世至是追加封謚為衡陽元王無子以皇子鈞繼道度後至明帝建武元年再見

始安王

薛淵

仕宋封竟陵侯主即位增邑戶至明帝建武元年再見

建昌侯

戴僧靜

仕宋封興平縣

源賀

改封二十四年卒謚宣子懷襲爵

賀南凉王禿髮傉檀之子也南凉亡自樂都奔魏賀偉容貌善風儀太武

城太守劉善明請除宋氏苛政以崇簡易交州險遠宋末政苛遂至怨叛今宜懷以恩德給事黃門郎崔祖思言無員之官空受祿力宜開文武二學令限外之人各從所樂依方習業又陛下雖躬履節儉而羣

遙光

主次凡道生卒於宋世至是追加封謚為始安貞王以道生嫡孫遙光襲爵至主寶卷永元元年再見

侯主即位增邑戶改封建昌至武帝永明九年再見

湘南侯

呂安國

仕宋封湘南男至是進爵為侯

素聞其名及見器其機辯謂曰卿與朕同源因事分姓今可為源氏本名破羌帝謂曰人之立名宜保其實何可濫也賜名賀

下猶習侈靡宜褒進朝士之清修者貶退其驕奢者則風俗可移矣宋元嘉之世事皆責成郡縣世祖徵求急速始遣臺使督之自是使者旁午公私勞擾聞喜公子良上表極陳其弊以為宜悉停臺使員外散

西昌侯 鸞 以主凡道生子始封即明帝

安陸侯 緬 以主凡道生子始封

明年再見

寧都侯 王廣之 仕宋封寧都縣子至是進爵為侯至明帝建武元年再見

新塗伯

焉

騎郎劉思效言宋自大明以來徵賦有加小民殆無生意而貴族富室以侈麗相高乃至山澤之民不敢采食其水草今宜革正其失主皆加褒賞尋詔二宮諸王不得營立屯邸封略山湖

五月褚淵王儉

汝陰王劉準 即宋順帝禪位於主主奉之為汝陰王築宮丹陽置兵守衛之尋為衛士所弒

劉善明 主踐作以善明勳誠詔為征虜將軍淮南宣城二郡太守封伯明年再見

南昌公

吳平伯

桓康

等進爵有差
處士何點謂
人曰我作齊
書已竟贊云
淵既世族儉
亦國華不賴
舅氏遑恤國
家淵儉毋皆
宋公主故點
云然
武走馬過汝陰
王之門衛士
恐有為亂者
斧入殺王以
疾聞主賞之
遂殺宋宗室

王儉
幼襲父
僧綽豫
章侯爵
主受禪
改封南
昌縣公
至武帝
永明七
年再見

貞陽公
柳世隆

以直閣
將軍始
封至建
元四年
再見

鄂縣子
王元載
仕宋封
縣子至
是遷左
民尚書
子如故
至武帝

無少長皆死劉澄之遵考之子也與褚淵善淵為之固請故遵考之族獨得免

追尊皇考曰宣皇帝皇妣陳氏曰孝皇后

以垣崇祖為豫州刺史　主謂崇祖曰吾新得天下索虜必以納劉昶為辭侵犯邊郡壽陽當

仕宋封貞陽縣侯主踐作以世隆為南豫州刺史進爵為公至武帝永明九年再見

襄陽公
張敬兒

永明六年再見

將樂子
垣榮祖

以預佐命勲封縣子至武帝永明九年再見

南豐子
荀伯玉

虜銜非卿無以制此虜故有是命

改元嘉歷為建元歷木德咸卯終未以正月卯祖十二月未臘

六月立世子賾為太子諸子皆封王

初交州刺史李長仁卒從弟叔獻代領州事遣使求刺史於宋宋以

仕宋封襄陽侯進爵為公主即位授侍中中軍將軍以敬兒秩窮五等一仍前封至武帝永明元年再見

尋陽公

以中兵將軍封縣子至武帝永明元年再見

廣晉男

周山圖以輔國將軍封縣男至武帝永明元年再見

沈煥為刺史叔獻發兵守險煥停鬱林病卒秋詔曰交阯比景獨隔書朔斯乃前運方季因迷遂往宜曲教交州即以叔獻為刺史撫安南土

魏葭蘆鎮主楊廣香降以廣香為沙州刺史

主閭魏將入寇

王敬則仕宋封重安縣子主受禪進南兗州刺史封尋陽郡公至明帝建武元年再見

南康公褚淵

以豫章王嶷為荆湘二州刺史都督如故以臨川王映為揚州刺史

以褚淵領尚書令

冬十月以王玄邈為梁州刺史 初晉壽民李烏奴與白水氐冦梁州刺史范柏年說降之及朝廷遣玄邈

仕宋封雩都侯主受禪進封郡公至四年再見

庚申	
秋九月甲	
建元二年 春正月以褚淵為司徒王儉	代栢年詔與馬奴俱下馬奴勸栢年不受代左衛帥胡諧之譖栢年主使南郡王長懋誘栢年殺之烏奴叛玄邈擊破之 十一月立太子妃裴氏
望蔡侯 垣崇祖	
太和四年 春正月隴西公琛等攻拔馬	
廣川王 略	
柔然 受羅部真可汗	

午朔日食

為僕射淵不受詔内外纂嚴發兵拒魏徵南郡王長懋為中軍將軍鎮石頭魏師攻鍾離徐州刺史崔文仲擊破之文仲遣軍主崔孝伯渡淮攻殺魏茌眉戍主魏將薛道摽引兵趣壽陽主使齊郡

封二年以破魏功進為都督號平西將軍增封為千五百戶至武帝永明元年再見

湘鄉侯

呂安國

頭戍殺齊太守劉從二月梁郡王嘉與劉昶攻齊壽陽不克而還秋七月主如火山齊角城戍主舉城來降八月遣徐州刺史梁郡王嘉迎之又遣平南將軍郎大檀等三將出朐城將軍白吐

封九年卒謚莊子諧襲至太和十九年再見

襄城王

韓頹

進封十二年有罪削爵徙邊

中山王

子成永康十七年秋遣使聘於齊

仇池

秋齊刺史崔慧景遣長史裴叔保攻李烏奴於武興為氐王楊

太守劉懷慰作將軍薛淵書以招道摽魏人聞之名道摽還使梁郡王嘉代之二月魏梁郡王嘉與劉昶攻壽陽將戰昶四向拜將士流涕曰願同戮力以雪讎恥步騎號二十萬豫州刺史垣崇祖欲治外城堰肥

進封湘南侯二年魏人寇邊上遣安國出司州安集民戶進封湘鄉侯至武帝永明八年再見

頭等二將出海西將軍元泰等二將出連口將軍封延等三將出角城鎮南將軍賀羅出下蔡同伐齊主如方山遊武州山石窟寺尋還平城九月齊汝南太守常元真龍驤將軍胡青苟來降閏月梁郡王嘉

王叡

封太原公五年進爵為王加鎮東大將軍置王官二十二人以中書侍郎鄭羲為傅郎中令以下皆當時名士

文弘所敗冬齊以揚難當之孫後起為北秦州刺史武都王鎮武興

水以自固文武皆曰昔佛貍入寇城中士卒數倍猶以郛大難守退保內城且自有肥水未嘗堰也恐勞而無益崇祖曰若棄外城虜必據之外修樓櫓內築長圍則坐成擒矣守郛築堰是吾不諫之策也乃於

圍齊朐山為齊人所敗

冬十月以昌黎王馮熙為西道都督與征南將軍桓誕出義陽鎮南將軍賀羅出鍾離同伐齊

又拜獻妻丁氏為妃至太和五年再見

淮北四州民常思歸江南齊主多遣間諜誘之於是徐州民桓摽之兗州民徐猛子等所在蟻

城西北堰肥水堰北築小城周為深塹使數千人守之曰虜見城小必悉力攻之以謀破堰吾縱水衝之皆為流屍矣魏人果攻小城崇袒著白紗帽肩輿上城決堰下水魏人馬溺死以千數魏師退走

起為寇盜聚衆保五固推司馬朗之為主遣淮陽王尉元平南將軍薛虎子等討之

檢定民籍　宋自孝建以來政綱弛紊薄籍訛謬至是詔黄門郎虞玩之等更加檢定

主以羣蠻數叛分荆益置巴州以鎮之以明慧昭為巴州刺史

崔文仲遣陳靖拔魏竹邑崔叔延破魏睢陵

三月以西昌侯鸞為郢州刺史鸞帝兄道生之子早孤主養之恩過諸子

夏五月立建康都墻 自晉以來建康外城唯設竹籬會有發白虎樽者言白門二重關竹籬穿不完主感其言命改立都墻

李烏奴數寇梁州豫章王嶷遣參軍王圖南將益州兵從劍閣掩擊之梁南秦二州刺史崔慧景發梁州兵屯白馬與圖南腹背擊烏奴大破之烏奴走保武興

秋七月太子妃裴氏卒

詔南郡王長懋移鎮西州

九月柔然遣使來聘

閏月魏梁郡王嘉帥衆圍朐山戍主玄元度嬰城固守青冀二州刺史盧紹之遣子奐將兵助之元度大破魏師臺遣軍主崔靈建等將萬餘人自淮入海夜至各舉兩炬魏師望見遁去

冬十月以何戢為吏部尚書王儉固請解選職許之加儉侍中以戢領選主以戢資重欲加常侍褚淵曰聖旨每以蟬冕不宜過多臣與儉已左珥若復加戢則八座遂有三貂帖以驍游足矣乃加戢驍騎將軍

以楊廣香為西
秦州刺史
十一月制病囚
診治之法
丹陽尹王僧
虔上言郡縣
獄相承有上
湯殺囚名為
救疾實行冤
暴愚謂囚病
必先刺郡求
職司與醫對
診遠縣家人
省視然後處
治從之
十二月以褚淵

為司徒　淵入朝以腰扇障日征虜功曹劉祥曰作如此舉止羞面見人扇障何益淵曰寒士不遜祥曰不能殺袁劉安得免寒士祥撰宋書譏斥禪代王儉以聞徙廣州卒太子宴朝臣沈文季與淵語相失懟

	辛酉
	秋七月己未朔日食
曰不知淵死之日何面目見宋明帝太子突曰沈率醉矣 以豫章王嶷為中書監司空 以揚州刺史臨川王映為荊州刺史	建元三年 春正月魏人寇淮揚圍軍主成買於甬城主遣領軍將
	江夏王鋒 以皇子始封王
	太和五年 春沙門法秀作亂伏誅 主南巡司空苟頹留守主至
	任城王雲 封十八年卒謚
	柔然 受羅部真可汗予成永康十八

軍李安民為都督與軍主周盤龍救之買力戰而死盤龍子奉叔以二百人陷陳深入魏以萬餘騎張左右翼圍之或告盤龍云奉叔已沒盤龍馳馬奮稍直突魏陳所向披靡奉叔已出復入求盤龍父子兩騎

明帝建武元年再見

中山自中山如信都復如中山還至肆州法秀以妖術惑眾謀作亂於平城苟頹帥禁兵收掩悉擒之主還平城有司因法秀加以籠頭鐵鎖無故自解乃穿其頸骨祝之曰若果有神當令穿肉不入遂穿以徇

康子澄襲至孝明帝神龜二年再見

齊郡王

簡

以呈叔始封至太和二十三年再見

年秋別帥他稽帥眾降魏子成遣使聘於齊與齊主書稱齊主為足下自稱曰吾遺齊主師子皮袴褶約共伐魏

縈擾魏數萬之衆莫敢當者魏師遂敗殺傷萬計魏師退李安民引兵追之戰於孫溪渚又破之

二月游擊將軍桓康敗魏師於淮陽進攻樊諧城拔之

垣崇祖之敗魏師也恐魏復寇淮北乃徙下蔡戍於淮

三日而死所連及百餘人皆以反法當族王叡請誅首惡宥其餘黨太后從之所免千餘人

夏四月主如方山馮太后樂其山川曰宅日必葬我於是不必祔山陵也乃為太后作壽陵又建永固石室於山上欲以

安豐王

猛以皇叔始封王太和十三年再見

中山王

王叡封二年卒謚宣

吐谷渾

河南王拾寅三十年卒世子度易侯立冬齊以度易侯為西秦河二州刺史河南王

仇池

東既而魏師果至欲攻下蔡聞其內徙欲夷其故城崇祖引兵渡淮擊魏大破之殺獲千計

罷南蠻校尉官

晉宋之際荊州刺史多不領南蠻校尉別以重人居之豫章王嶷刺荊湘始領之嶷罷更以王奐為之

為廟

尚書令王儉卒以儉子騫代為尚書令

秋九月尉元薛虎子克五固斬司馬朗之東南諸州皆平尉元入為侍中都曹尚書薛虎子為彭城鎮將遷徐州刺史時州鎮戍兵資絹自隨不入公庫虎子上

子騫嗣王爵例降為公儉疾病主與太后屢至其家視疾及卒贈太宰立廟於平城南文士為儉作哀詩及誄者百餘人及

揚文弘遣使請降於齊齊復以為北秦州刺史先是揚廣香卒其衆半奔文弘半奔梁州文弘遣揚後起進據白水齊主雖授

奐辭曰西土戎壚之後痍毁難復今復刻撤大府制置偏校崇望不足助強語實交能相弊且資力既分職司增廣衆勞務倍文案滋煩國計非允遂罷之

桓摽之等有衆數萬塞險求援夏四月詔李安民督諸

表以為國家欲取江東先須積穀彭城切惟在鎮之兵不減數萬資糧之絹人十二匹用度無準未及代下不免饑寒公私損費今徐州良田十萬餘頃水陸肥沃清汴通流足以溉灌若以兵絹市牛可得萬頭

葬自稱親姻義爲縗絰哭送者千餘人襲王宣武帝景明二年再見

南平王

馮誕

昌黎王熙世子

以官爵而陰教晉壽太守楊公則使伺便圖之

鄧至

王像舒遣使入貢於魏鄧至者羌之別種國于宕昌之南

將往迎之又使兗州刺史周山圖倍道應接淮北民桓磊磈破魏師於抱犢固李安民赴救遲留摽之等皆為魏所滅餘衆得南歸者數千家魏人亦掠三萬餘口歸平城

秋七月主使後軍參軍車僧朗聘於魏魏

興置屯田一歲之中且給官食半兵芸殖餘兵屯戍且耕且守不妨捍邊一年之收過於十倍之絹蹔時之耕足充數載之食於後兵資皆貯公庫五稔之後穀帛俱溢非直戍卒豊飽亦有吞敵之勢主從之虎

興主同歲幼侍書學尚主妹樂安長公主拜駙馬都尉侍中征西大將軍南平王

高昌

初高昌王闞伯周卒子義成立是歲其從兄首歸殺義成自立高車王可至羅殺首歸兄弟以敦煌張明為高

主曰齊輔宋日淺何故遽登大位對曰虞夏登庸身陟元后魏晉匡輔貽厥子孫時宜各異耳初宋遣殷靈誕苟貽先如魏靈誕聞主受禪謂魏典客曰宋亡而魏不救何用和親魏宴羣臣置僧朗於靈誕下僧

子為政有惠愛兵民懷之會沛郡太守邵安下邳太守張摹以贓汙為虎子所案各遣子上書告虎子與江南通主曰虎子必不然推案果虛詐安摹皆賜死二子各鞭一百

冬十月中書令高閭等更定

昌王國人殺明立馬儒為王

朗不肯就席劉昶賂宋降人判殺之魏人厚送其喪并靈誕等南歸昭先白其語靈誕下獄死	建元四年 春正月置學生二百人以張緒為國子祭酒 三月主名褚淵王儉受遺詔
	南郡王 長懋 封四年世祖即位立為太子
	晉安王 子懋 世祖子由江陵公進封至明帝
新律成凡八百三十二章門房之誅十有六大辟二百三十五雜刑三百七十七	太和六年 春三月主臨虎圈詔曰虎狼暴猛捕之每多傷人無益有損從今勿復捕貢
	河東公 薛拔 進封平陽公十一年改封河東
	柔然 受羅部真可汗予成永康十九年

輔太子而殂太子即位大赦　高帝沈深有大量博學能文性清儉主衣中有玉導主曰畱此正長病源即命擊碎仍撿按有何異物皆隨此例每曰使我治天下十年當使黃金與土同價（集中有玉衣庫）史臣曰太

竟陵王 子良 世祖子由聞喜公進封至明帝建武元年再見

廬陵王 子卿 世祖子由臨汝

建武元年再見

南郡王 昭業 世祖孫始封永明十一年立為太孫即位

南昌公 褚淵

秋七月發州郡五萬人治壟丘道

九月以李崇為荊州刺史

主以荊州巴氐擾亂以崇為刺史發兵送之崇辭曰邊人失和本怨刺史今奉詔代之自然安靖但須一詔而已不煩發兵自防使之懷懼也遂

公至太和八年再見

仇池 氐王楊文弘卒諸子皆幼以兄子後起為嗣秋魏以後起為武都王文弘子集始為白水太守既而集始自立

祖基命之初武功滑用泰始開基大拯時艱及蒼梧暴虐釁結朝野權道既行兼濟天下元功振主利器難以假人羣才戮力實懷尺寸之望豈其天厭水行固已人布

公進封

進封四年卒謚文簡子蕃嗣

安陸王
子敬

世祖子由懸城公進封至明帝建武元年再見

淵世子侍中貴恥其父失節服除遂不仕以爵讓其弟蕃屏居墓下終身

建安王
子真

霄城侯

輕將數十騎馳至上洛宣詔慰諭民夷帖然崇命邊戍掠得齊人者悉還之由是齊人亦還其生口二境交和無復烽燧之警徙充州刺史充土舊多刼盜崇命村置一樓樓皆懸鼓盜發之處亂擊之旁村始聞

為王後起擊破之

木德此皇齊所以集大命也以褚淵錄尚書事王儉為尚書令王奐為左僕射豫章王嶷為太尉夏四月葬泰安陵追尊穆妃為皇后六月立南郡王長懋為太子立太子妃王氏

世祖子始封王明帝建武元年再見

劉懷珍改封四年卒謚敬

隨王子隆世祖子由枝江公進封

吳平伯桓康封四年卒

者以一擊為節次二次三俄頃之間聲布百里皆發人守險由是盜無不獲其後諸州皆效之冬十一月主始親祀七廟主將祀七廟命有司具儀法依古制備牲牢器服及樂章自是四時常祀皆親

癸亥	
冬十月熒惑逆行入太微按熒惑	
世祖武帝永明元年 諱賾高帝長子在位十一年壽五十四 春正月主祀南郊大赦改元	秋九月以國哀罷國子學以王僧虔為左光祿大夫王奐為湘州刺史
南平王 銳 以皇弟始封至明帝建武元年再見	
太和七年 夏閏四月子恂生主後宮林氏生子恂馮太后以恂當為太子賜林氏死自撫養之 冬十月齊主遣	之
趙郡王 羅拔 初封濟南公進爵為王至是改封趙郡王	
柔然 受羅部真可汗予成永康二十年 仇池	

入太微通鑑錄目見春正月綱目係於冬

復郡縣官田秩遷代以小滿為限　詔以邊境寧晏治民之官普復田秩宋末以治民之官六年過久乃以三年為斷謂之小滿而遷換去來又不能依三年之制至是乃詔一以小滿為限

以豫章王嶷領

宜都王

鏗

以皇弟始封至明帝建武元年再見

武昌王

子明

以皇子始封至

劉纘來聘主客令李安世主之主出內藏之寶使賈人鬻之於市纘曰魏金玉大賤當由山川所出安世曰聖朝不貴金玉故賤同瓦礫纘初欲多市聞其言內慚而止

十二月始禁同姓為婚

秦州刺史于洛

山陽公

呂羅漢

初以野王侯進爵為公至是由秦益二州刺史徵拜內都大官卒於官諡莊子興祖襲爵

羅

揚廣香之子炅為齊征虜將軍至是齊以炅為沙州刺史陰平王

宕昌

齊以宕昌王梁彌機為河涼二

十月疑誤十二月乙巳朔日食

太子太傅

三月有司以天文失度請禠之主曰應天以實不以文我允己求治思隆惠政若災眚在我禠之何益

夏四月詔袁粲劉秉沈攸之皆命以禮改葬

殺尚書垣崇祖散騎常侍荀伯玉　主之

永明三年再見

南海王子罕

以皇子始封至明帝建武二年再見

襄陽公張敬兒

侯性殘酷刑人必斷腕拔舌分懸四體合州驚駭州民王元壽等一時俱反有司劾奏之主遣使至州於洛侯常刑人處宣告吏民然後斬之齊州刺史韓麒麟爲政尚寬從事劉普慶說麒麟曰公杖節方夏而

漢仁厚篤愼弱冠以武幹知名秦益阻遠南連仇池西接赤水諸羌恃險數爲叛逆自羅漢莅任撫以威恩西戎懷德土境帖

州刺史

鄧至

齊以鄧至王像舒爲西涼州刺史

為太子也自以年長與太祖同創大業朝事率皆專斷所信任張景真驕侈僭擬司空諸議荀伯玉密以啟太祖太祖命檢挍東宮宣敕詰責使以太子令收景真殺之主憂懼稱疾月餘太祖怒不解王敬則叩

主疑其有異志收殺之四子皆伏誅惟少子道慶見宥

望蔡侯垣崇祖

封五年見殺于憲隆徙番禺尋

無所誅斬何以示威麒麟曰刑罰所以止惡仁者不得已而用之今民不犯法又何誅乎若必斷斬然後可以立威當以御應之普慶慚懼而退

然主下詔賞美之

假魏昌侯韓麒麟

初封魯陽男至是拜齊州刺史假魏昌侯至太

頭啟曰官有天下日淺太子無事被責人情恐懼願官往東宫解之因宣旨裝東太祖不得已至東宫名諸王宴盡醉乃還伯玉由是愈見親信主深忿之豫州刺史垣崇祖亦不親附主太祖臨終指伯玉以屬

卒崇祖有幹畧初在淮陰見太祖便自比韓信句起戚不信惟太祖獨許之建元二年破虜啟至太祖謂朝臣曰崇祖許為

和十二年再見

主主即位崇我劄虜
祖累遣五兵果如其
尚書伯玉累言其恒
遣散騎常侍自擬斡
至是主下詔白今眞
誣崇祖招結其流也
江北荒人欲
與伯玉作亂
皆收殺之
五
月殺車騎將
軍張敬兒
敬兒好信夢
初為南陽守
妻尚氏夢一
手熱為雍州
夢一胛熱為

東昌子

焦度
初以破
沈攸之
功封縣
子建元
四年除
游擊將

開府夢半身熱敬兒意欲無限謂所親曰吾妻復夢舉體熱矣主聞而惡之會有人告敬兒貨易蠻中疑有異志主於華林園設齋於坐收敬兒敬兒脫冠貂投地曰此物誤我遂殺之敬兒女為征北諮議謝超

軍至是卒子榮後為始興中兵參軍

南豐子

荀伯玉封五年詔稱伯玉與垣崇祖欲為亂竝收殺之

宗子婦趙宗謂丹陽尹李安民曰往年殺韓信今年殺彭越尹欲何計安民具啟之收付廷尉賜死

廣晉男周山圖封五年卒

秋七月魏使假員外散騎常侍李彪來聘

以王僧虔為特進光祿大夫

以初主以僧虔為光祿大夫開府儀同

三司僧虔固辭開府謂兄子儉曰汝行登三事我若受此是一門二台司也吾實懼焉累年不拜至是許之加特進儉作長梁齋制度小過僧虔不悦竟不入戶儉即日毀之初王弘與兄弟集會任子孫戲適僧

達跳下地作虎于僧綽正坐采蠟燭珠為鳳皇僧達奪取打壞亦復不惜僧虔累十二博棊既不墜落亦不重作弘歎曰僧達俊爽當不減人然恐終危吾家僧綽當以名義見美僧虔必為長者位至公台已而

皆如其言

八月驍騎將軍王洪範自柔然還經塗三萬餘里

冬十月遣驍騎將軍劉纘聘於魏纘屢奉使至魏魏馮太后遂私幸之

十二月王儉進號衛將軍參掌選事

是歲省巴州

甲子

永明二年

春正月以柳世隆為尚書右僕射竟陵王子良為護軍將軍兼司徒子良少有清尚傾意賓客開西邸多聚古人器服以充之范雲蕭琛任昉王融蕭衍謝朓沈約陸倕並以文學見親號

豫章王嶷

封六年詔增封邑為四千戶宋元嘉之世諸王入齋閤得白服帬帽見人主唯出太極四廂乃

太和八年

秋始班祿　舊制戶調帛二疋絮二斤絲一斤穀二十斛又入帛一疋二丈委之州庫以供調外之費所調各隨土所出至是始班俸祿而戶增調帛三疋穀二斛九斗以給之調外亦增

琅邪王司馬金龍

司馬楚之尚諸王女河內公主生金龍襲琅邪王爵至是卒謚康金龍初納隴

柔然

受羅部真可汗予成永康二十一年

高麗

王璉遣使入貢於魏亦入貢於齊時高麗方強

曰八友柳惲備朝服
王僧孺江革自後此
范縝孔休源制遂絕
亦預焉子良主於嶷
好釋氏招致友愛宮
名僧講論或中曲宴
親為賦食行聽依元
水頗失宰相嘉故事
體縝威稱無疑固辭
佛又著神滅不敢惟
論子良使王車駕至
融謂之曰卿其第乃
才美何患不白服烏
至中書郎而紗帽以
故乖剌為此侍宴至
論甚可惜也於衣服

二疋祿行之西王源
後贓滿一疋罰女生
者死舊例枉子延宗
法十疋義贓慕忱後
二十疋罪死娶河南
至是義贓一王沮渠
疋枉法無多妝婕女
少宥死秦益生徽亮
刺史李洪之有寵於
以外戚貴顯文明太
首以贓敗賜后故以
死餘守宰死徽亮襲
者四十餘人爵徽亮
受祿者無不至太和
蹋蹐賕賂殆二十年
絕然吏民犯再見

魏置諸
國使郎
齊使第
一高麗
次之

鎮大笑曰使績責論取官已至今僕矣蕭衍好籌略有文武才幹王儉深器之曰蕭郎出三十貴不可言以柳世隆為尚書左僕射李安民為右僕射王儉領丹陽尹夏五月魏遣員外散騎常侍李彪等來聘

器用制度動皆陳啟事無專制務從減省主並不許蔬常慮戚滿求解揚州以授竟陵王子良主終不許曰畢汝一世無所多

他罪者主率寬之疑罪奏讞多減死徙邊都下決大辟歲不過五六人州鎮亦簡久之淮南王佗奏請依舊斷祿太后名羣臣議之中書監高閭以為饑寒切身慈母不能保其子今給祿則廉者足以無濫貪者

東郡王陸定國

初封東郡王延興五年坐事免官爵太和初復除侍中鎮南將軍秦益二州刺史復王爵至是

六月以茹法亮為中書舍人時中書舍人四人各住一省謂之四戶以法亮及呂文顯等為之權傾朝廷餉遺歲數百萬法亮語人曰何須求外祿此一戶中年辦百萬蓋約言之也後因天文有變王儉極言文

言巍長七尺八寸善修容範文物衛從禮冠百寮每出入殿省瞻望者無不肅然至永明十年再見

巴陵王

足以勸慕不給則貪者得肆其奸廉者不能自保詔從閣議閣又表以為北狄所長者野戰所短者攻城若以狄之所短奪其所長則雖眾不能成患雖來不能深入又狄散居野澤隨逐水草戰則與家業並至

卒於州謚莊子昕之襲爵例降為公至宣武帝永平四年再見

河東公

薛拔

改封三年卒謚康子眉嗣例降

顯寧專擅徇私所致主不能改

冬十月以長沙王晃為中書監　初太祖臨終以晃屬主使處近藩且曰宋氏若非骨肉相殘他族豈得乘其弊汝深誡之舊制諸王在都惟置捉刀四十人晃自南徐州還

子倫　以皇子始封至明帝建武元年再見

望蔡男　茹法亮　詔以法亮近在盆城頻使銜命

斧則興畜牧俱逃不齎資糧而飲食自足是以歷代能為邊患六鎮勢分倍眾不鬬互相圍逼難以制之請依秦漢故事於六鎮之北築長城擇要害地開門造城置兵捍守狄既不攻城野掠無獲草盡則走終

為侯至太和二十三年再見

東安侯　刁雍　延和二年封東安侯至是卒年九十五諡簡子遵嗣　雍性寬

私載數百人仗主怒將糾以法豫章王巔叩頭流涕曰陛下當憶先朝主垂泣而罷然終被親寵武陵王勝亦無罷嘗侍宴醉伏地貂抄肉拌帝笑曰肉汁貂對曰陛下愛羽毛而疎骨肉帝不悅

內宣朝音外慰三軍險阻艱難心力俱盡宜沾茅土以甄忠績封望祭縣男

十一月以始興

必懲艾計六鎮東西不過千里一夫一月之功可城三步之地強弱相兼不過用十萬人一月可就雖有暫勞可以永逸凡長城有五利罷遊防之苦一也北部放牧無抄掠之患二也登城觀敵以逸待勞三也

彔好尚文典手不釋書明敏多智凡所為詩賦論頌并諸雜文百有餘篇

王鑑為益州刺史　益州大度獠恃險驕恣刺史陳顯達襲斬之刲帥韓武方亦聚黨為暴郡縣不能禁乃以鑑為刺史徵顯達為中護軍鑑至上明武方出降長史請殺之鑑曰殺之失信無以勸善乃啟宥之

息無時之備四也歲常遊運永得不匱五也主優詔答之

乙丑

永明三年

於是蠻夷為寇者皆降或云陳顯達不肯就徵勸鑑執其使鑑曰顯達立節本朝必自無此居二日聞顯達已遣家出城矣鑑時年十四喜文學器服如素士蜀人悅之

西陽王

太和九年

咸陽王

柔然

春正月以劉楷為交州刺史初交州刺史李叔獻既受命而斷割外國貢獻至是主以楷為刺史發兵討之叔獻遣使乞更申數年獻十二隊純銀兜鍪及孔雀毦主不許叔獻懼為楷所襲間道自湘州還朝

子明

封武昌王三年以失國璽改封西陽至明帝建武二年再見

南豐伯

蕭赤斧

太祖從祖弟也

春正月禁讖緯巫卜詔曰圖讖之興出於三季既非經國之典徒為妖邪所憑今皆焚之留者以大辟論又嚴禁諸巫覡及委巷卜筮非經典所載者

太后作皇誥十八篇大饗羣臣於太華殿班皇誥

禧

以皇弟始封至宣武帝景明二年再見

河南王

幹

以皇弟始封至太和十八年再

受羅部真可汗予成永康二十二年是歲予成卒子豆崘立號伏名敦可汗改元太平

宕昌

初宕昌王梁彌

復立國學釋奠先師用上公禮

夏五月以王儉領國子祭酒

初宋太宗置總明觀以集學士亦謂之東觀主以國學既立省總明觀時王儉領祭酒詔於儉宅開學士館以總明四部書充之又詔儉以家

初以攻戰有勳封永安亭侯累遷至左衛將軍主親遇之與蕭景先相比進封南豐縣伯還給事中太子詹事以疾卒家無儲

二月制皇子皇孫有封爵者歲祿各有差

三月主封諸弟皆為王 太后置學館選師傅以教諸王始平王勰於兄弟最賢敏而好學善屬文主尤奇愛之

秋七月以梁彌承為宕昌王

冬十月詔均田

魏初民多

見

廣陵王

羽

以皇弟始封至宣武帝景明二年再見

潁川王

雍

機死子彌博立為吐谷渾所逼奔仇池魏仇池鎮將穆亮以彌機事魏素厚矜其滅亡彌博凶悖所部惡之彌機兄子彌承為

為府自宋世猜無絹
祖好文章士為衾主
大夫無專經閒之愈
者儉少好禮加悅惜
學及春秋言詔賜賻
論造次必於錢追贈
儒者由是衣金紫光
冠翕然更尚祿大夫
儒術儉撰次諡懿子
朝儀國典晉穎胄製
宋故事無不對
諳憶當朝理
事斷決如流
十日一還學
監試諸生巾
卷在庭劍衛

蔭附蔭附者
皆無官役而
豪強徵斂倍
於公賦給事
中李安世上
言歲饑民流
田業多為豪
右所占奪雖
桑井難復宜
更均量使力
業相稱又所
爭之田宜限
年斷事久難
明悉歸今主
以絕詐妄主
善之始議均

以皇弟始封王太和十八年再見

始平王

勰

以皇弟始封至太和二十年再見

衆所附表於魏主請納之魏主許之亮帥騎三萬軍于龍鵠擊走吐谷渾立彌承為宕昌王而還

吐谷渾

令史儀容甚

糾擿晉朝野多褒敘之儉嘗謂人曰江左風流宰相惟有謝安意以自比也主深委仗之士流選用奏無不可

冬十二月富陽民唐寓之作亂 初太祖命虞玩之等檢定黃籍主

田詔男夫十

田四十畝婦人二十畝奴婢依良丁牛一頭受田三十畝限至四牛所授之田率倍之三易之田再倍之以供耕作及還受之盈縮人年及課則受田老免及身沒則還田奴婢牛隨有

已受三

詳 以皇弟始封

廣陽王

嘉 以廣陽王建閭子封

魏郡王

度易侯

王五年至是齊主復遣給事中丘冠先使河南并送柔然使進河南王度易侯為車騎將軍

即位別立校籍官置令史限人一日得數巧既連年不已民愁怨不安外監呂文度啟止籍被却者悉充遠戍民多逃亡避罪唐寓之因以妖術惑衆作亂攻陷富陽三吳却籍者奔之衆至三萬文度與茹法亮

無以還受初受田者男夫給二十畝課種桑五十株桑田皆為世業身終不還恒計見口有盈者無受無還不足者受種如法盈者得賣其盈諸宰民之官各隨近給公田有差更代相付賣者坐如律

陳建 追封七年以司徒卒子念生嗣有罪爵除

温侯司馬靈壽 神麚中封縣侯至是卒諡靖子

呂文顯皆以姦諂有寵於主文度為外監專制兵權領軍守虛位而已法亮為中書通事舍人權勢尤盛王儉常曰我雖有大位權寄豈及茹公邪

遣員外散騎常侍李彪等聘齊○靈壽叔璠於齊

十二月以淮南子也數王佗為司徒從征討以任城王澄都所在著督梁益荊州功出為軍事　柔然遼西太犯塞任城王守治有澄帥衆拒之清儉之柔然遁去氐稱羌反詔以澄為都督三州軍事梁州刺史澄至州討叛柔服氐羌

丙寅

永明四年

春正月討唐寓之平之　寓之攻陷錢塘東陽殺太守主發禁兵東擊寓之臺軍至錢塘寓之衆烏合畏騎兵一戰而潰擒斬寓之進平諸郡縣臺軍乘勝頗縱

邵陵王子貞

以皇子始封至明帝建武二年再見

晉熙王銶

太和十年

春正月朔主朝會始服衮冕二月置三長定民戶籍　魏無鄰黨之法惟立宗主督護民多隱冒內秘書令李冲上言宜準古法五家立鄰長五鄰立里長五里立

皆平

仇池

齊封楊後起為武都王七年後起卒齊詔以楊集始為北秦州刺史武都王集始文弘之子也

柔然

伏名敦可汗豆崙太平二年春豆崙侵魏邊　遣使者弁提如魏時敕勒叛柔然伏名敦可

抄掠　還主聞之收軍主陳天福棄市左將軍劉明徹免官削爵付東冶天福主寵將也既伏誅内外莫不震肅使通事舍人劉係宗隨軍慰勞通至遭賊郡縣百姓被驅逼者悉無所問

夏四月湘州蠻

以皇弟始封至明帝建武元年再見

河東王

鉉

以皇弟始封至明帝永泰元年再見

黨長取鄉人彊謹者為之鄰長復一夫里長二夫黨長三夫三載無過則升一等其民調一夫一婦帛一疋粟二石大率十疋為公調二疋為調外費三疋為百官俸此外復有雜調年八十一子不從役孤老貧

後起弟後明為白水太守魏亦以集始為武都王集始入朝於魏魏以為南秦州刺史

汗自將討之追奔至西漢魏穆亮請乘虛擊豆裔魏主曰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先帝屢出征伐者以有未賓之虜故

反刺史呂安國有疾不能討以柳世隆為湘州刺史討平之

臨汝公

昭文

以皇孫始封

康樂侯

李安民

進封八年卒謚肅

隨縣子

病者三長內送養食之詔百官議太尉丕曰此法公私有益但方有事之月校比戶口民必勞怨請至冬遣使冲曰若不因調時民徒知立長校戶之勤未見均徭省賦之益心必生怨及今行之令得其利則易

也今朕承太平之業奈何無故動兵革乎厚禮使者而歸之冬復侵魏邊

崔文仲

建元初封建陽縣子後改封隨縣至是卒謚襄

矣太后從之民始皆愁苦豪强者尤不願既而課調省十餘倍上下安之

夏四月始制五等公服

秋九月作明堂辟雍

改中書學為國子學

分置州郡凡三十八州二十五在河南十三在河北

丁卯

永明五年

春正月以豫章王嶷為大司馬竟陵王子良為司徒臨川王映衛將軍王儉中軍將軍王敬則並加開府儀同三司子良為啟記室范雲為郡主曰聞其常相賣弄朕不復窮法當宥之以遠

新吳侯

蕭景先 太祖從子建元元年封新吳伯主即位後進爵為侯至是以征虜將軍丹陽尹卒謚忠子毅後

太和十一年

春正月詔定樂章非雅者除之

光祿大夫咸陽公高允卒

夏五月詔復七廟子孫及外戚緦麻服已上賦役無所與

大旱秋七月詔有司賑貸

春夏大旱代地尤甚牛疫

南平王

渾 自始光四年廣平王連卒無子世祖以陽平王熙之子渾為南平王以繼連後至是卒子飛龍

假東光侯

高祐 以秘書令出為持節輔國將軍西兗州刺史假東光侯

咸陽公

高允

柔然

伏名敦可汗豆崙太平三年豆崙殘暴臣侯醫垔石洛侯數諫止之且勸豆崙與魏和親豆崙怒族誅之由

子良曰不然雲動相規誨諫書具存遂取以奏凡百餘紙辭皆切直主歎曰不謂雲能爾方使弼汝何宜出守文惠太子嘗出東田觀穫顧謂衆賓曰刈此亦殊可觀衆皆曰唯唯雲獨曰三時之務實為長勤伏

為高宗所殺

民死齊州刺史韓麒麟上表曰京師民庶不田者多游食之口三分居二豐稔積年矜夸成俗貴富之家童妾袪服工商之族僕隸玉食而農夫闕糟糠蠶婦乏短褐故令耕者日少田有荒蕪饑寒之本實在於

襲爵後賜名霄渾先刺平州綏導有方民夷悅之及徙涼州鎮將臨鎮清慎思著涼土吏滿還京父老皆涕泣追送若違所

初封梁城侯後進爵為咸陽公至是卒年九十八謚文子忱嗣後以倒降為侯　允歷事五帝出入三省五十餘年未嘗有譴

是郡衆離心八月豆崙侵魏邊魏以尚書陸叡為都督擊破豆崙豆崙又屢為高車所敗乃引衆東徙

高車

願殿下知稼穡之艱難無徇一朝之宴逸

荒人桓天生自稱桓玄宗族與司雍二州蠻相扇動據南陽故城請兵於魏將入寇詔假丹陽尹蕭景先節帥步騎直指義陽司州諸軍皆受節度又假護軍將

斯愚謂侈異之物皆宜禁斷吉凶之禮備為格式勸課農桑嚴加賞罰數年之中必有盈贍往年校比戶貫租賦輕少臣所統齊州租粟纔可給俸略無入倉脫有戎役或遺天災恐供給之方無所取濟可減絹

親

武昌王

平原

嗣封三十二年卒諡簡長子和為沙門捨其子顯以爵讓其次弟鑒鑒固辭詔

允仁恕簡靜雖處貴重情同寒素執書吟覽晝夜不去手誨人以善恂恂不倦篤親念故無所遺棄顯祖平青徐徙其望族於

初高車阿伏至羅有部落十餘萬役屬柔然豆崙之侵魏也阿伏至羅諫不聽阿伏至羅怒與從弟窮奇帥部落西走至前部

軍陳顯達節帥征虜將軍戴僧靜等水軍向宛葉雍司諸軍皆受顯達節度以討之

二月桓天生引魏兵至沘陽陳顯達遣戴僧靜等與戰於深橋大破之殺獲萬計天生退保沘陽僧靜圍之不克而還

帛增穀租年豐多積歲儉出賑所謂私民之穀寄積於官官有宿積則民無荒年矣於是詔有司開倉賑貸聽民出關就食遣使造籍以分去留所過給糧所至三長贍養之

九月出宫人罷末作　詔罷

許鑒身終之後令顯襲爵鑒乃受之

代多亢之婚媾流離饑寒亢傾家賑施又隨其才行薦之於朝議者多以初附間之亢曰任賢使能何有新舊必若有用豈可

西北自立為王國人號曰侯婁匐勒夏言天子也號窮奇曰侯倍夏言太子也二人甚親睦分部而立阿伏至羅居北窮奇居

荒人胡丘生起兵懸瓠為魏人所破丘生來奔桓天生引魏兵寇舞陰舞陰戍主殷公愍拒擊破之殺其副張麒麟天生被創退走

三月以陳顯達為雍州刺史顯達進據舞陽城

夏五月魏南部尚書公孫邃

起部無益之作出宮人不執機杼者冬十月又詔罷尚方錦繡綾羅之工四民欲造任之是時府藏盈積詔盡出御府衣服珍寶太官雜器太僕乘具內庫弓矢刀鈐十分之八外府衣物繒布絲纊非供國用者

以此抑之允卒時賻襚甚厚魏初以來存亡蒙賚皆莫及也

南柔然伏名敦追擊之屢為阿伏至羅所敗

上谷公張儵帥衆與桓天生復寇舞陰殷公愍擊破之天生還竄荒中

以其大半班賚百司下至工商皂隸逺於六鎮邊戍畿內鰥寡貧癃有差後又出宫人以賜北鎮人貧無妻者

祕書令高祐丞李彪奏請改國書編年為紀傳表志主從之十二月詔彪與著作郎崔光改修

國書

以高祐為西兗州刺史　主問祐曰何以止盜對曰昔宋均立德猛虎渡河卓茂行化蝗不入境況盜賊人也苟守宰得人止之易矣又今之選舉不採識治之優劣專簡年勞之多少非所以盡人才

戊辰

永明六年

巴東王

太和十二年

也若停薄藝棄朽勞惟才是舉則官方穆矣又勳舊之臣才非撫民者可加爵賞不宜委以方任所謂王者可私人以財不私人以官也主善之祐出鎮滑臺命縣立講學黨立小學

淮南王

柏人侯

柔然

夏四月桓天生復引魏兵出據陽城諸將軍曹虎督諸軍討之將軍朱公恩將兵踰伏遇天生遊軍與戰破之遂進圍隔城天生引魏兵來戰虎奮擊大破之拔隔城斬其太守天生棄城走

魏築城於醴陽

子響

初皇子右衛將軍子響出繼豫章王嶷嶷後有子表留為世子子響每入朝以車服異於諸王每拳擊車壁王

春正月詔犯死刑而親老無他子旁親者以聞

冬主訪羣臣以安民之術秘書丞李彪上封事曰豪貴奢僭第宅車服宜為之等制又國之興亡在冢嗣之善惡冢嗣善惡在教諭之得失謂宜準古立師傅之

它

初襲父陽平王爵改封臨淮尋又改封淮南至是卒主方饗宗廟聞之為廢祭臨視哀慟謚靖世子吐萬早卒

李屯

主將爵舅氏詔訪存者而李惠諸從以再罹孥戮難於應命唯李鳳之弟道念敢先詣闕乃申后妹及鳳兄弟

伏名敦可汗豆崙太平四年

冬伊吾戍主高羔子帥眾三千以城附魏

宕昌

齊以宕昌王梁彌承為河涼二

陳顯達攻拔之進攻沘陽魏鎮將韋珍憑城拒戰旬有二日夜開門掩擊顯達乃還
秋主如鄴邪城講武
冬十月始讀時令於太極殿
主以中外穀帛至賤用右丞李珪議出上庫及諸州錢糴買之

閬之詔車服與皇子同於是有司奏子嚮宜還本乃立子嚮為巴東王至永明八年再見

鄂縣子

王元載

官以訓導太子去歲京師不稔移民就豐曷若豫儲倉粟宜折州郡常調九分之二京師度支歲用之餘各立官司年豐糴粟積之於倉儉則加私之二糴之於人年登則常積歲凶則直給雖災不為害矣又宜

吐萬子顯襲爵

臨淮王

提

嗣封三十六年為梁州刺史坐貪縱削除加罰徙配北鎮

假魏昌

子女之存者於是賜鳳子屯爵柏人侯安祖浮陽侯興祖安喜侯道念真定侯從弟寄生高邑子皆加將軍安祖等至太和十

州刺史

百濟

魏遣兵擊百濟為百濟所敗陳壽曰三韓凡七十八國百濟其一也

吳興饑 西陵戍主杜元懿言吳興無秋會稽豐登商旅往來倍多牛埭稅格可增乞與領攝一年格外可長四百許萬事下會稽行事顧憲之議以為元懿不仁幸災推利若事不副言懼貽譴詰必百方侵苦為

為兗州刺史卒諡烈

元載夷雅好玄言修士操在梁益有清績西州至今思之

於江表七州人中擢序其門才以廣聖朝均新舊之義以慨江漢歸有道之心又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乃君上厚恩而無情之人父兄繫獄子弟無慘容子弟逃刑父兄無愧色臣以為父兄有犯宜令子弟肉袒

侯韓麒麟

封六年以齊州刺史卒於官諡康 麒麟幼而好學立性恭慎恒置律令於坐傍卒之日惟有

五年再見

己巳

永明七年
春正月以王晏為吏部尚書

公買恐愚又以便宜者非能於民力之外用天分地率皆即日不宜於民方來不便於公名與實反有乖政體凡如此等誠宜深察主納之而止

臨賀王子岳

南昌公王儉

太和十三年
春正月主祀南郊始備大駕

請罪子弟有坐宜令父兄露板引咎乞解所司如此足以殺厲凡薄使人知恥又朝臣遣大喪者非有軍旅之警皆宜聽其終服主皆從之

汝陰王天賜

俸絹數十疋

河東公薛道標

柔然伏名敦可汗豆

初主為鎮西長史主簿王晏以傾諂見親以主嘗得罪於太祖遂稱疾自踈及即位以為丹陽尹意任如舊朝夕進見議論政事至是出為江州刺史晏不願出復留為吏部尚書

夏五月中書監南昌公王儉

以皇子始封至明帝永泰元年再見

廣漢王

子峻

以皇子始封至明帝永泰元年再見

進封十一年卒謚文憲儉寡嗜欲惟以經國為務車服麈素家無遺財手筆典裁為當時所重

夏六月汝陰王天賜南安王楨皆坐贓當死太后及主引見王公令曰卿等以為當存親以毀令邪當滅親以明法邪羣臣皆言二王景穆皇帝之子宜蒙矜恕太后不應主詔曰二王所犯難恕而太皇太后追惟

封二十九年為懷朔鎮將坐貪殘削除官爵

南安王

楨

封二十二年為雍州刺史以聚斂肆情削除封

嗣封二十年卒子遠襲爵例降為侯

嵩太平五年別帥叱呂勤帥眾降魏

卒　徐湛之之孫孝嗣為御史中丞風儀端簡倹嘗薦以自代至是徵為五兵尚書

主欲用王奐為尚書令以問王晏晏與奐不相能對曰柳世隆有勲望恐不宜在奐後乃以世隆為尚書令奐為左僕射

宣城王　子琳　以皇子始封明年再見

義安王　子珉　以皇子始封

臨川王

高宗孔懐之恩且禎事母孝謹聞於中外竝特免死奪爵禁錮初主聞禎貪暴遣中散問文祖察之文祖受賂為之隱事覺亦抵罪太后謂羣臣曰文祖前自謂廉今竟犯法人心信不可知主曰卿等自審不勝

爵

安豐王　猛　封九年卒謚匡子延明襲

章武王　彬　封十九年以貪

冬十二月遣使如魏

以張緒領揚州中正江斅為部官尚書長沙王晃屬緒用聞人邕緒正色曰此是身家州鄉殿下安得見逼中書舍人紀僧真請於主曰臣武吏階榮至此無復所需惟就陛下乞作士

映

封十一年卒謚獻九子皆封侯

映善騎射解聲律工左右書左右射應接賓客風韻韶美朝廷莫不惋惜為

貪心者聽辭位歸第中散慕容契曰小人之心無常而帝王之法有常以無常之心奉有常之法非所克堪乞從退黜主曰契知心不可常則知貪之可惡矣何必求退遷宰官令

財削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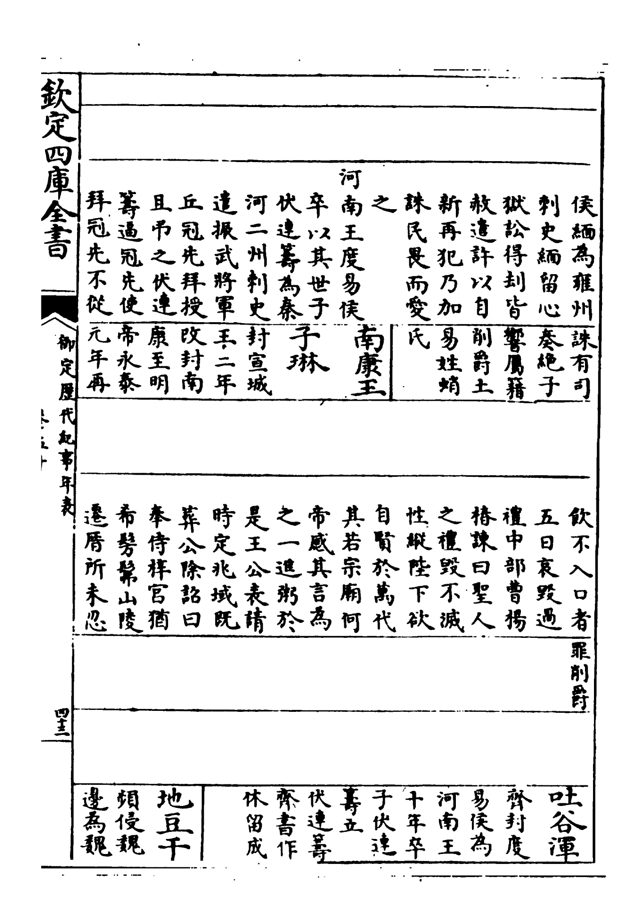
河東王

苟頹

進封十一年卒謚僖子愷襲爵河東王例降為公

秋八月遣使如齊主使羣

	庚午
大夫主曰此由江斆謝瀹可自詣之僧真詣斆坐定斆顧左右曰移吾牀遠客僧真喪氣而退告主曰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	永明八年 春正月詔放偪城俘二千餘人還魏 秋七月以安陸
	巴東王 子響 封三年有罪伏
臣議久與齊絕今欲通使何如尚書游明根曰朝廷不遣使者又築醴陽其直在彼今復遣使不亦可乎主從之	太和十四年 夏四月遣使如齊 秋九月太后馮氏殂　主勺
	京兆王 太興 襲封十四年有
	柔然 伏名敦可汗豆崙太平六年



侯緬為雍州誅有司
刺史緬留心奏絕子
獄訟得封皆嚮屬籍
赦遣許以自削爵土
新再犯乃加易姓蛸
誅民畏而愛氏
之

河
南王度易侯
卒以其世子
伏連籌為秦
河二州刺史
遣振武將軍
丘冠先拜授
且弔之伏連
籌過冠先使
拜冠先不從

南康王
子琳
封宣城
王二年
改封南
康至明
帝永泰
元年再

飲不入口者罪削爵
五日哀毀過
禮中部曹揚
椿諫曰聖人
之禮毀不滅
性縱陛下欲
自賢於萬代
其若宗廟何
帝感其言為
之一進粥於
是王公表請
時定兆域既
葬公除詔曰
奉侍梓宮猶
希髣髴山陵
遷厝所未忍

吐谷渾
齊封度
易侯為
河南王
十年卒
子伏連
籌立
伏連籌
齊書作
休留成

地豆干
頻侵魏
邊為魏

伏連壽推冠見先墜崖而死主厚賜其子稚教以畏委絕域不可復尋仕進無嫌荆州刺史巴東王子響有罪伏誅　子響有勇力好武事自選帶仗左右六十人皆有膽幹數以牛酒犒之私作錦袍絳襖欲以餉蠻

湘東王

子建

以皇子始封至明帝永泰元年再見

長沙王

晃

聞冬十月王公固請乃葬永固陵太尉丕等進曰臣等老朽歷奉累聖國家舊事頗所知聞願抑至情奉行舊典主曰祖宗精專武略未修文教朕今仰稟聖訓庶習古道論時比事又與先世不同乃問尚書游

征西大將軍陽平王頤所敗北史曰地豆干國在室韋之西千餘里

庫莫奚

侵魏邊為魏安州都將樓龍兒

交易器仗長史劉寅司馬席恭穆等密以啓聞子響怒執寅等殺之主欲遣戴僧靜討之僧靜曰巴東王年少長史執之太急忿不思難故耳天子兒過誤殺人有何大罪忽遣軍西上人情惶懼僧靜不敢奉敕

封十二年卒晃嘗從駕幸鍾山以馬矟刺道邊枯蘖主令左右數人引之銀纏皆卷聚而矟不出乃令晃復馳馬拔之應手

明根高閭等曰聖人制卒哭之禮授服之變皆奪情以漸今旬日之間言及即吉特成傷理對曰踰月而葬葬而即吉此金冊遺旨也主曰朕惟中代所以不遂三年之喪蓋由君上違世繼主初立君德未流臣

所敗

隋書曰庫莫奚東部胡之種為慕容氏所破遺落者竄匿松漠之間其俗甚為不潔而善射獵好寇鈔後單稱為奚

主不答而心便去每善之乃遣衛遠州獻尉胡諧之將駿馬主軍尹畧中書輒令晃舍人茹法亮於華林帥數百人諧圍調試江陵撿捕羣之太祖小敕之曰子嘗曰此嚮若束手自我家任歸可全其命城也主以南平内史緣此意張欣泰為諧故謡晃之副欣泰謂曰威諧之曰今諧之行勝既無名負誠可恥

湘鄉侯

義不洽故身襲哀晃行即位之禮朕誠不德在位過紀足令億兆知有君矣於此之日而不遂哀慕之心使情禮俱失豈不深可恨耶誾曰杜預論古天子無行三年之喪者以為漢文之制誾與古合是以臣等

百濟

齊以百濟王牟大為鎮東大將軍百濟王

高車

阿伏至羅及窮奇遣使如魏請為天子討除蠕

彼此狡相聚為其用者或利賞逼威無由自潰若傾軍夏口宣示禍福可不戰而擒也諸之不從至江津築城燕尾洲子嚮白服登城遣使相聞曰天下豈有兒反今便單舸還關受毅人之罪何築城見捉邪尹

呂安國
改封十一年卒諡肅

巴東侯
褚蓁
初襲父淵南康公爵至是改封巴東郡侯明年

敢有請耳主曰金冊之旨羣公之請所以然者慮廢政事故耳朕今不敢聞默不言以荒庶政惟欲衰麻廢吉禮朔望盡哀誠如預之論蓋亦誣矣秘書丞李彪曰漢明德馬后保養章帝及后之崩葬不淹旬尋

孺魏主賜以繡袴帽及雜綵百匹

畧獨荅曰誰再見
將汝反父人
共語于響灑
泣具酒餞餉
臺軍畧棄之
江流于響呼
茹法亮法亮
執其使于響
怒遣兵西渡
與臺軍戰而
自與百餘人
操萬鈞弩從
江隄上射之
臺軍大敗畧
死踏之逃去
主又遣丹陽

已從吉然漢
章不受讖明
德不損名願
陛下察之主
曰朕所以眷
戀衰經不從
所議者實情
不能忍豈徒
苟免嗤嫌而
已哉羣臣又
言春秋烝嘗
事難廢闕主
曰先朝恒以
有司行事朕
蒙慈訓始親
致敬今昊天

尹蕭順之將兵繼至子響即日乘舴艋至建康太子長懋素忌子響密諭順之使早為之所勿令得還子響見順之欲自申明順之不許縊殺之久之主遊華林園見一猿透擲悲鳴問左右曰猿子前日墜崖死

降罰人神喪恃想宗廟之靈亦輟歆祀脫行篤饗恐乖冥旨且平時公卿每稱四海晏安禮樂日新可以參美唐虞今乃欲苦奪朕志使不踰於魏晉何耶李彪曰今雖治安然江南未賓漠北不臣臣等猶懷不

主思子響因嗚咽流涕頗責法亮順之慚懼而卒初方鎮皆啟予響為逆兗州刺史垣崇祖曰此非所宜言正應云劉寅等孤負恩獎逼迫巴東使至於此主以為知言臺軍焚燒江陵府舍皆盡主以樂藹為荊

虞之慮耳主曰魯公帶經從戎晉侯墨衰敗敵固聖賢所許如有不虞雖越紼無嫌而況衰麻乎豈可以晏安之辰豫念軍旅之事以廢喪紀哉古人亦有稱王者除衰而諒闇終喪者若不許朕衰服則當除衰

州治中鵝𪷇廨舍數百區頃之咸畢而役不及民荆部稱之

冬十月以伏登之爲交州刺史　交州刺史房法乘專好讀書常屬疾不治事由是長史伏登之得擅權改易將吏法乘閗之大怒繫登之於獄登

拱默委政冢宰二事之中惟公卿所擇明根曰淵默不言則大政將曠仰順聖心請從衰服太尉丕曰臣與尉元歷事五帝魏家故事尤諱之後三月必迎神於西讓恐於北具行吉禮自皇始以來未之或改主

之厚賂法乘妹夫崔景叔得出因將部曲襲執法乘因之啟法乘心疾不任視事詔以登之為刺史

十二月議鑄錢不果行　初太祖以南方錢少更欲鑄錢奉朝請孔覬上言食貨相通理勢自然李悝云糴

曰若能以道事神不迎自至苟失仁義雖迎不來此乃平日所不當行況居喪乎朕在不言之地不應如此喋喋但公卿執奪朕情遂成往復追用悲絕遂號慟而入羣臣亦哭而出初太后忌主央畝恐不利於

甚貴傷民甚賤傷農三吳歲被水潦而糴不貴是錢少非穀賤此不可不察也鑄錢之弊在輕重屢變重錢患難用而難用為累輕輕錢弊盜鑄而盜鑄為禍深民所以盜鑄嚴法不能禁者由上惜銅愛工謂錢

已感寒閉之絶食三日欲廢之而立咸陽王禧太尉東陽王丕僕射穆泰尚書李冲固諫乃止主初無憾意惟深德丕等又有宦者譖主於太后太后杖主數十主黙然受之不自申理及太后殂亦不復追問

為無用之器務欲數多而易成不詳慮其為患也夫民之趨利如水走下今開其利端從以重刑是導其為非而陷之於死也漢鑄輕錢巧偽者多及鑄五銖民計其費不能相償私鑄益少此不惜銅不愛工之

王謁永固陵詔

曰羣官以寓機事重屢求聽政但哀慕纏綿未堪自力近侍先掌機衡者皆謀猷所寄且可委之如有疑事當時與論決

效也宋文帝鑄四銖至景和錢益輕雖有周郭而鎔冶不精於是盜鑄紛紛而起此惜銅愛工之驗也凡鑄錢與其不衷寧重無輕自漢至宋五百餘年制度世有興廢而不變五銖者明其輕重可法得貨之宜

故也自鑄四銖又不禁民剪鑿鍾弊於今晉氏不鑄錢後經寇戎水火所失歲多士農工商皆喪其業愚以為宜如舊制大興鎔鑄錢重五銖一依漢法嚴斷翦鑿輕小破缺無周郭者悉不得行官錢小者銷以

為大利貧良
之民塞姦巧
之路錢貨既
均百姓樂業
夫太祖然之
會晏駕事寢
是歲益州行
事劉悛言嚴
道銅山舊鑄
錢處可以經
略主從之頃
之以功費多
而止
免前坐却籍戍
還者　自較
籍謫戍百姓

恣望至是詔自釆昇明以前皆聽復注其謫役者各許還本此後有犯嚴加翦治

辛未

永明九年

春正月太廟加薦藝味別祀於清溪故宅詔太廟四時之祭薦宣皇帝起麪餅

安成王

暠

封十三年卒謚恭

太和十五年

春正月主始聽政

二月齊遣散騎裴昭明侍郎謝竣來弔欲以朝服行事

濟陰王

鬱

嗣封二十四年坐貪殘賜死

柔然

伏名敦可汗豆崙太平七年

吐谷渾

鴨臛孝皇后筍鴨卵高皇帝肉膾菹羹昭皇后茗粣炙魚皆所嗜也主夢太祖謂巳宋氏諸帝常在太廟從我求食可別為吾致祠乃命豫章王妃庾氏四時祠二帝二后於清溪故宅牲牢服章皆用家人禮

始興王 鑑 初封廣陵王後改封始興至是卒諡簡

安陸侯 緬 封十三年卒諡

主客曰以朱衣入山庭可乎昭明等曰受命本朝不敢輒易主命著作郎成淹與之言昭明曰魏朝不聽使者朝服出何典禮淹曰羔裘玄冠不以弔此童稚所知也昭明曰齊高皇帝之喪魏遣李彪來弔初不

安城王 萬異 嗣封十五年卒子纂襲依例降為公至孝明帝正光二年再見

東平公 畢衆敬

王伏連籌立二年初魏主召伏連籌入朝伏連籌辭疾不至輙修洮陽泥和二城置戍兵焉魏枹罕鎮將長孫百年請於魏主

司馬光曰昭昔屈到嗜芰屈建去之以為不可以私欲干國之典況天子而以庶人之禮祭其父違禮甚矣衛成公欲祀相寗武子猶非之況降祀祖考於私室使庶婦尸

緬剌雍州為百姓所畏愛喪還之日百姓緣沔水悲泣設祭於峴山為立祠

貞陽公

柳世隆

素服何今日而見逼耶淹曰齊不能行亮陰之禮踰月即吉廼不得主人之命固不敢以素服往弔其閒今皇帝仁孝居廬食粥豈得以此方彼乎昭明曰三王不同禮孰能知其得失淹曰然則虞舜高宗非邪

封二十五年卒子元賓別以勳封須昌侯後假彭城公

衆敬

年巳七十而氣力不衰跨鞍馳騁有若少壯篤于姻類深有國

肇二戍覩主許之夏百年攻克二戍俘三千餘人

高麗

冬王璉卒壽百餘歲魏主聞之制素委貌布深

之乎夏四月魏遣員外散騎常侍李彪等來聘為之置燕設樂彪辭樂且曰主上孝思罔極興墜正失三月晦朝臣始除衰絰猶以素服從事是以使臣不敢承奏樂之賜朝廷從之彪凡六奉使主甚重之

進封十三年卒謚忠武

世隆少有風氣伯父元景獨賞愛之善卜別龜甲價至一萬永明建號世隆題齋壁曰永明十一年

昭明竣相顧而笑曰非孝者無親何可當也乃對曰弔服惟主人裁之然違本朝之命返必獲罪矣淹曰使彼有君子卿將命得宜且有厚賞若無君子卿出而光國得罪何傷自當有良史書之乃以衣帢給之

士之風

浮陽侯李安祖

封四年安祖亭昆弟四人以外戚蒙引見詔謂曰卿之先世再獲罪於時王者

衣舉哀於東郊遣謁者僕射李安上策贈太傅謚曰康孫雲嗣立

林邑

初林邑王范陽邁世相承襲夷

將還主親送至瑯邪城命羣臣賦詩以寵之

六月以王與為雍州刺史

冬十一月魏遣通直散騎常侍李彪等來聘

十二月律書成

初晉張斐杜預共注律三十卷自泰始以來用之律文簡約或

謂與藏孝黨曰我不見也晚專以談義自業善彈琴常自云馬稍第一清談第二彈琴第三在朝不干世務垂簾鼓琴風韻清

主嘉淹之敏遷侍郎賜絹百匹

三月主謁永固陵踰月設薦於太和廟始進蔬食追感哀哭終日不飯

自正月不雨至於夏四月有司請祈百神帝曰成湯遭旱以至誠致雨固不在曲禱山川今普

設官以待賢才由外戚而舉者季世之法也卿等既無異能且可還家自今外戚無能者視此後依例降爵為伯去其軍號

人范當根純攻奪其國遣使獻金蕈等物於齊齊主詔以當根純為都督緣海諸軍事林邑王

一章之中兩家所處生殺頓異臨時斟酌吏得為奸主留心法令詔獄官詳正舊注七年尚書刪定郎王植集定二注表奏之詔公卿八座參議考正竟陵王子良總其事衆議異同不能一者制旨平決是歲書

遠甚獲世譽

巴東侯

褚蓁

改封二年表讓封還其兄賁子霽詔許之

將樂子

垣榮祖

天表侍幽顯同哀何宜遼行祀事惟當責躬以侍天譴

作明堂太廟

五月主更定律令於東明觀親決疑獄命李沖議定輕重潤色辭旨然後書之沖忠勤明斷加以慎密為主所委情義無間

侫濁子

符承祖

初文明太后寵任宦者符承祖官至侍中知都曹事賜以不死之詔太后殂承祖坐贓應死主

成廷尉孔稚圭上表以為律文雖定苟用失其平則法書徒明於袠裏冤魂猶結於獄中竊尋古之名流多有法學今之士子莫肯為業縱有習者世議所輕將恐此書永淪胥吏之手矣今若置律助教依五經

封十三年卒

秋七月定廟祧之制　詔曰烈祖有創業之功世祖有開拓之德宜為祖宗百世不遷平文之功少於昭成而廟號太祖道武之功高於平文而廟號烈祖於義未允今尊烈祖為太祖以世祖顯祖為二祧餘皆以

原之削職禁錮於家仍除悖義將軍封倭渴子月餘而卒承祖方用事親姻爭趨附以求利其從毋揚氏為姚氏婦獨否常謂

例國子生有欲請者策試高第即加擢用以補內外之官庶幾士流有所勸慕詔從其請事竟不行

次而遷

八月正祀典

先是魏常以正月於朝廷設幕中置松柏樹設五帝座而祠之又有採策之祭主皆罷之移道壇於桑乾之陰改曰崇虛寺詔曰國家饗祀諸神凡一千二百餘處今欲減省務從簡約

承祖之毋曰姊雖有一時之榮不若妹有無憂之樂姊與之衣服多不受強與之則曰我夫家世貧美衣服使人不安不得已

朝日夕月皆或受而
欲以二分之理之與
日於東西郊之奴婢
行禮然月有則曰我
餘閏行無常家異食
準若一依分不能飼
日或值月於也常著
東而行禮於敵权自
西序情即理執勞苦
不可施行昔承祖遺
秘書監薛謂車迎之
等以為朝日不肯起
以朔夕月以強使人
朏卿等以為抱置車
如何游明根上則大
等請如謂說哭曰兩

從之

九月主祥祭於廟冬十月謁永固陵十一月主禫祭遂祀圜丘明堂饗羣臣遷神主於新廟

有司求卜祥日詔曰筮日求吉既乖敬事之志又違永慕之心今直用晦日前一日夜宿於廟帥羣臣哭

欲殺我由是符氏内外號為疑嬪及承祖貺有司執其二嬪至殿廷其一嬪伏法帝見姚氏嬪負殿特赦之

已易服縞冠革帶黑履侍臣易服黑介幘白絹單衣革帶烏履遂哭盡一夜明日易祭服縞冠素紕白布深衣繩履侍臣去幘易幍既祭出廟立哭久之乃還十月謁永固陵毀瘠尤甚司空穆亮諫曰王者為天

地所子爲萬民父母未有子過哀而父母不戚父母憂而子獨悅豫者也今和氣不應風旱爲災願陛下襲輕服御常膳庶使天人交慶詔曰孝悌之至無所不通今飄風旱氣皆誠慕未濃幽顯無感也所言過

哀之答諒為未哀十一月禫祭始服衮冕易黑介幘素紗深衣拜陵而還冬至祀圜丘遂祀明堂臨太華殿服通天冠絳紗袍以饗羣臣樂縣而不作服衮冕辭太和廟帥百官奉神主遷於新廟

正官品考牧守

舊制羣臣季冬朝賀服袴褶行事謂之小歲詔罷之

十二月遷社於內城之西

以安定王休為太傅齊郡王簡為太保

始迎春於東郊自是四時迎氣皆親之

置樂官　初世祖克統萬及姑臧獲雅樂器服工人其

後樂工浸盡音制多亡至是始命有司訪民間曉音律者議定雅樂當時無能知者然金石羽旄之飾稍壯麗於往時矣乃詔置樂官命中書監高閭參定

以咸陽王禧為司州牧　禧為冀州刺史入朝州民三

壬申	
永明十年	
豫章王	
太和十六年	千人詣闕言禧有惠政請世胙冀州詔曰利建雖古未必今宜經野由君理非下請乃以禧為司州牧都督司豫等六州諸軍事以宦者苻承祖為悖義將軍封佞濁子
平陽公	
仇池	
柔然	

春正月以竟陵王子良領尚書令
夏四月大司馬太傅豫章王嶷卒
五月以竟陵王子良為揚州刺史
冬十二月詔太子家令沈約撰宋書　約撰宋書疑立袁粲傳主曰袁粲自是宋室忠臣約又

嶷
封十四年卒諡文獻長子子廉先封永新侯次子子恪先封南康侯第三子子操先封泉陵侯第四子子行先

春正月主始祀明堂　主宗祀顯祖於明堂以配上帝遂登靈臺以觀雲物降居青陽左个布政事自是每朔行之
定行次為水德　主命羣臣議行次高閭議以為中原正統晉承魏為金趙承晉為水燕承趙

丕
封東陽王十七年以例應降改封平陽公

上黨王
長孫觀
嗣封四十一年例應降為公主

武興氐王楊集始侵齊漢中至白馬齊梁州刺史陰智伯遣軍主桓盧奴陰沖昌等擊破集始俘斬數千人集始走還武興請

伏名敦可汗豆崙太平八年
秋魏以懷朔鎮將陽平王頤鎮北大將軍陸叡皆為都督督十二將步騎十萬分為三道以擊

多戴宋世祖太宗諸鄙瀆事主曰孝武事迹不容頓爾我昔經事明帝卿可思諱惡之義於是多所删除

封洮陽侯第五子子光宜陽侯疑性仁謹廉儉不以財賄為事齋庫失火燒荆州還資評直三千餘萬主局各杖數十而已

為木秦承燕為火秦亡魏乃稱制宜為土德李彪等議以為神元與晉武往來通好至於桓穆志輔晉室是則司馬祚終而拓跋受命昔秦并天下漢猶比之共工卒繼周為火德況劉石苻氏地褊世促宜可捨

以其祖道生有大功特不降

宋王劉昶

封丹陽王二十八年以例應降為公封齊郡公加號宋王至太

降於魏入朝魏以集始為南秦州刺史漢中郡侯武興王

林邑

王范陽邁之孫諸農帥種人攻范當根純復得

豆崙中道出黑山東道趣士盧河西道趣侯延河軍過大磧大破豆崙而還初豆崙與其叔父那蓋分道擊高車阿伏至羅豆

疾篤遺令諸子曰才有優劣位有通塞運有貧富此自然之理無足以相陵侮也主良痛特甚久之語及幾猶欷歔流涕幾卒

晉而為土耶穆亮等皆附其議乃詔為水德祖申臘辰

罷祖課本紀作祖禖

詔踈屬異姓王公遞降一等

舊制四時祭廟皆用中節至是詔用孟月

罷寒食饗魏先以寒食饗祖宗

主初朝日於東郊自是朝日夕月皆親之

和二十一年再見

魏公穆羆

嗣封宜都王三十一年隨例降封魏公至太和二十年再見

其國齊詔以諸農為都督緣海諸軍事林邑王

吐谷渾

崙屢敗那蓋屢勝國人以那蓋為得天助乃殺豆崙而立那蓋號侯其伏代庫者可汗改元太安

之日第庫無見錢主教月給疑第錢百萬終主之世乃省

修堯舜禹周公孔子之祀詔祀堯於平陽舜於廣寧禹於安邑周公於洛陽皆令牧守執事其宣尼之廟祀於中書省改謚曰文聖尼父親行拜祭

舊制每歲祀天於西郊主與公卿從二千餘騎戎服遠

鉅鹿公

陸叡

襲封平原王二十七年例降為公至太和二十年再見

山陽公

尉元

王伏連籌立三年魏文明太后之喪使人告於伏連籌伏連籌拜命不恭魏羣臣請討之魏主不許又請還其貢物魏主曰貢

壇謂之踰壇明日復戎服登壇致祀已又遠壇謂之遠天三月詔盡省之

夏四月班新律

秋七月遣散騎常侍宋弁聘於齊及還主問江南何如弁曰蕭氏父子無大功於天下既以逆取不能順守政苛賦重朝

進封淮陽王十四年例降為公明年再見

南陽公

鄭羲

初封滎陽侯假南陽公至是卒子懿襲爵滎陽

物乃人臣之禮今而不許是棄絶之彼雖欲自新其路無由矣因命歸洮陽泥和之俘秋伏連籌遣其世子賀虜頭入朝於魏

無股肱之臣野有愁怨之民其得沒身幸矣非貽厥孫謀之道也

八月主養老於明堂　司徒尉元大鴻臚卿游明根累表請老主引見賜衣冠而遣之至是親養老於明堂以元為三老明根為五更帝再拜三老

伯　羲嘗為西兗州刺史在州貪鄙及卒尚書奏謚曰宣詔以羲雖有文業而治闕廉清可謚文靈

滎陽侯

魏詔以伏連籌為都督西垂諸軍事西海公吐谷渾王

高麗

王雲立二年魏以雲為遼東公高句麗王詔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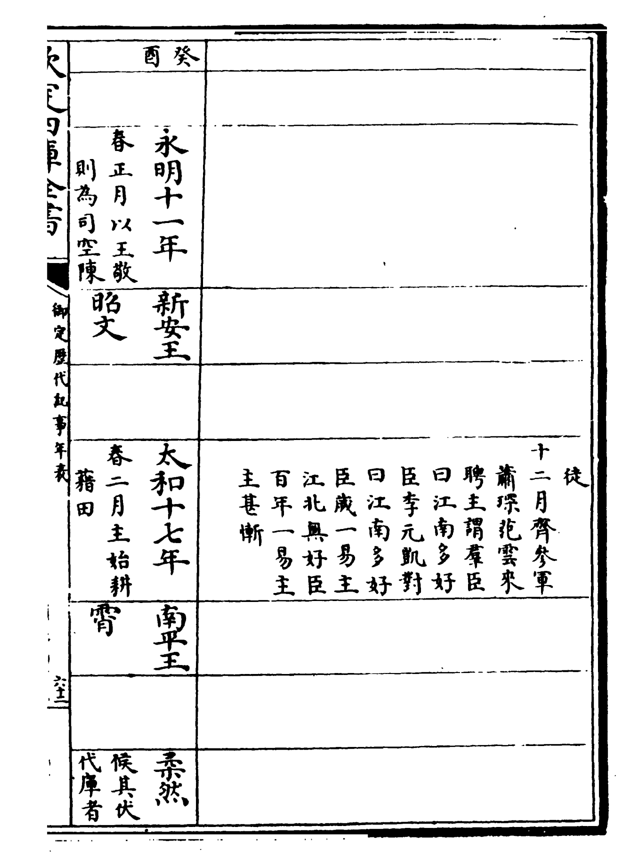
親袒割牲執爵而饋肅拜五更且乞言焉元明根勸以孝友化民又養國老庶老於階下祿三老以上公五更以元卿

九月主謁永固陵以太后再期哭於陵左凡二日不食

冬十月以安定王休為大司馬馮誕為司

李沖封隴西公十六年例降為侯明年再見

遣世子入朝雲辭以疾遣從叔升干詣平城



癸酉

永明十一年

春正月以王敬則為司空陳

新安王

昭文

太和十七年

春二月主始耕藉田

徙

十二月齊參軍蕭琛范雲來聘主謂羣臣曰江南多好臣李元凱對曰江南多好臣歲一易主江北無好臣百年一易主主甚慚

南平王

霄

柔然

候其伏代庫者

顯達為江州刺史崔慧景為豫州刺史 顯達自以門寒位重每遷官常有愧懼之色戒其子勿以富貴陵人而諸子多事豪侈顯達曰麈尾蠅拂是王謝家物汝不須捉此取而燒之 初主造露車三千乘欲步

主昭業即位以皇弟始封

臨海王昭秀

主昭業即位以皇弟始封

永嘉王昭粲

夏四月立后馮氏 齊光城蠻帥征虜將軍田益宗率部落四千餘戶來降 五月主親錄囚徒 主謂司空穆亮曰自今朝廷政事日中以前卿等先自論議日中以後朕與卿等共決之 齊襄陽蠻酋雷

襲封六年卒謚安子纂襲王宣武帝景明元年再見亮容貌魁偉雅有風則貞白卓然好直言正諫朝臣憚之

可汗那蓋太安二年

鄧至

鄧至王主像舒彭遣子舊朝於魏且請傳位於舊魏主許焉

道取彭城魏人知之而劉祖亦數詐於魏主乞處邊戍招集遺民以雪私恥魏主乃於淮泗間大積馬芻主聞之以慧景為豫州刺史以備之

魏遣使來聘

太子長懋卒

主晚年好遊宴尚書曹事分送太子省

主昭業即位以皇弟始封

沌陽侯 周盤龍 初封晉安縣子改封沌陽永明中進爵為侯至是卒

婺思等求內徙乃處之沔北

秋七月立子恂為太子

詔大舉伐齊

主以平城地寒六月雨雪風沙常起將遷都洛陽恐羣臣不從乃議大舉伐齊欲以脅衆命太常卿王諶筮之遇革主曰湯武革命

山陽公 尉元 降封二年卒時年八十一謚景桓子羽襲遷洛以山陽在畿內改為博陵公

陽平侯

之由是威加內外太子性奢靡治堂殿園囿過於上宮而莫敢以聞者及率主乃見其服玩較皆毀除太子素惡西昌侯鸞嘗曰我殊不喜此人不解其故當由其福薄也及鸞得政太子子孫無遺焉

李沖

降封滎陽侯二年主委以營構之任改封陽平

順乎天而應乎人吉孰大焉任城王澄曰陛下奕葉重光帝有中土今出師而得革命之象未為全吉也主厲聲曰社稷我之社稷任城欲沮衆耶澄曰社稷雖為陛下之有臣為社稷之臣安可知危而不言耶

朝陽子

崔光

初拜中書博士累遷黃門侍郎

二月雍州刺史王奐有罪伏誅　奐惡寧蠻長史劉興祖誣其構扇山蠻殺之主大怒遣中書舍人呂文顯曹道剛收奐敕鎮西司馬曹虎會之奐子彪素凶險輙發州兵拒守奐門生鄭羽叩頭啟奐乞迎臺使奐

主還宮名澄屏人謂曰平城用武之地非可文治移風易俗誠難朕欲因此遷宅中原卿以為何如澄曰陛下卜宅中土以經畧四海此周漢之所以興隆也主曰北人習常戀故必將驚擾奈何澄曰非

甚為高祖所知待常曰光之才浩浩如黃河東注固今日之文宗也以參贊遷都之謀賜爵朝陽子

曰我不作賊欲先遣啟自申正恐曹呂輩小人相陵藉故且閉門自守耳彪遂出與虎戰敗歸司馬黄瑶起長史裴叔業起兵攻與斬之執彪及弟奐弼并誅之彪弟肅獨得脫奔魏

夏四月立孫昭業為太孫東

常之事故非常人之所及陛下斷自聖心彼亦何所能為主曰任城吾之子房也於是中外戒嚴發露布及移書稱當南伐

山陽公尉元卒

主發平城　主南伐步騎三十餘萬使太尉丕與廣陵王羽留守羽

宫文武悉改為太孫官屬

五月以宜都王鏗為南豫州刺史先是廬陵王子卿為刺史之鎮道中戲部伍為水軍主聞之殺其典籤以鏗代之子卿還第主終身不與相見

秋七月主聞魏戒嚴將南伐詔發揚徐州

曰太尉宜專節度臣止可為副主曰老者之智少者之決汝無辭也

九月主至洛陽罷兵　主至肆州見道路民有跛眇者停駕慰勞給衣食終身大司馬安定王休執軍士為盜者將斬之主過欲赦之

民丁廣設名募以備之主祖太孫昭業立以竟陵王子良為太傅蕭鸞為尚書令中書郎王融自恃人地三十內望為公輔嘗夜直省中撫案歎曰為爾寂寂鄧禹笑人行逢朱雀桁開喧湫不得進搥車壁歎

休曰陛下親御六師將遠清江表今始行至此而小人已為攘盜不斬之何以禁姦帝曰誠如卿言然王者時有非常之澤可特赦之既而謂司徒馮誕曰大司馬執法嚴諸君不可不慎於是軍士肅然主至井

曰車前無八騶何得稱丈夫子良受其文學特親厚之融見主有北伐之志數上書獎勸因大習騎射及聞有魏師子良於東府募兵板融寧朔將軍使典其事融傾意招納得江西傖楚數百人會主不豫詔子

州刺史王襲治有聲迹主嘉之襲教民多立銘道側虛稱其美主怒降襲號二等主詔車駕所經傷民秋稼者畝給穀五斛九月至洛陽詣故太學觀石經霖雨不止詔諸軍前發主戎服執鞭乘馬而出羣臣稽

良甲仗入侍太孫閤日參承主疾亟暫絕太孫未入融欲矯詔立子良詔草已立會太孫來融戎服絳衫於中書省閤口斷其仗不得進頃之主復蘇問太孫所在召入以朝事委西昌侯鸞而沮融以子良兵禁

頓於馬前曰今者之舉天下所不顧臣不知陛下獨行何之臣等敢以死請主大怒曰吾方經營天下期於混壹而卿等屢疑大計斧鉞有常卿勿復言策馬將出於是安定王休等班懇懇泣諫主乃諭羣臣曰

諸門鸞聞之馳至雲龍門不得進鸞曰有敕名我排之而入奉太孫登殿命左右扶出子良融歎曰公誤我矣世祖留心政事務總大體嚴明有斷郡縣久於其職長吏犯法封刃行誅故永明之世百姓豐樂

今者興發不小動而無成何以示後苟不南伐當遷都於此王公以為何如欲遷者左不欲者右南安王楨進曰成大功者不謀於衆今陛下苟輟南伐之謀遷都洛邑此臣等之願蒼生之幸也羣臣皆呼萬歲

頗好遊宴華靡之事常言恨之未能頓遣鸞性儉素居官名嚴能世祖重之遺詔子良輔政鸞知尚書事子良素仁厚不樂世務乃更推鸞主昭業少養於子良妃袁氏慈愛甚著及王融有謀遂深忌子良以子

時舊人雖不願内徙而憚於南伐無敢言者遂定遷都之計李冲曰願陛下暫還代都俟經營畢功然後臨之主曰朕將巡省州郡至鄴小停春首即還未宜歸北乃遣任城王澄還平城諭留司百官曰此真所

良居中書省使中郎將潘敞領仗屯太極西階以防之既成服諸王皆出子良乞停至山陵不許稱遺詔以武陵王曄為衛將軍與征南大將軍陳顯達並開府儀同三司鸞為尚書令沈文季為護軍子良為太

謂革矣王其勉之又使將軍于烈還鎮平城

關中亂討平之
北地民支酉聚衆數千起兵於長安北遣使告齊梁州刺史陰智伯智伯遣兵數千應之秦雍七州民皆響應衆至十萬各守堡壁以待齊救

傳驛適調省御府池田邸治減關市征税先是驛原之詺多興事實督責如故驚知政思信兩行衆皆悦之

史臣曰世祖南面嗣業功參實命雖為繼體事實艱難御哀垂旒深存政

河南王幹及穆亮與戰皆不利酉等進向長安盧淵薛胤等拒擊大破之降者數萬淵惟誅首惡餘悉不問獲酉斬之

冬十月營洛都

主如金墉城徵穆亮使與尚書李冲將作大匠董爾經營洛都尋如豫州舍

典外表無
塵內朝多
豫宮室苑
囿未足以
傷財安樂
延年衆庶
所同幸若
夫割愛懷
抱同彼甸
人太祖羣
貽位後諸
穆昔漢武
留情晚悟
追恨戾園
魏文侯克
中山不以

於石濟解嚴
設壇於滑臺
城東告行廟
以遷都之意
起滑臺宮任
城王澄至平
城衆始聞遷
都莫不驚駭
澄援引古今
徐以曉之衆
乃開伏澄還
報於滑臺主
喜曰非任城
朕事不成
以
王肅為輔國
將軍　主如

封弟英賢心迹所未詳也

中書郎王融有罪伏誅主胎業性辯慧美容止而矯情飾詐陰懷鄙慝始從竟陵王子良在西州文惠太子每禁節之昭業密就富人求錢夜開後閤至諸營署中淫宴師

鄴城王肅見主於鄴陳伐齊之策主與之言不覺促席移晷自是器遇日隆人莫能間或屏左右語至夜分自謂相得之晚時主方議興禮樂變華風凡威儀文物多肅所定

遣安定王休帥從官迎家於

史仁祖侍書胡天翼相謂曰若言之二宮則其事未易若為異人所毆及犬物所傷豈直罪止一身亦當盡室及禍相繼自殺二宮不知也所愛左右皆逆加官爵疏於貴紙使囊戚帶之侍疾居喪憂容號毀裁

平城王築宮於鄴西十一月徙居之

還私室即歎
笑酣飲常令
女巫禱祀速
求天位世祖
有疾與何妃
書作一大喜
字而三十六
小喜字繞之
世祖不知以
為必能負荷
大業臨終執
其手曰若憶
翁當好作遂
殂大斂始畢
悉呼世祖諸
伎備奏諸樂

即位十餘日即收王融下廷尉賜死時年二十七初融欲與東海徐勉相識勉謂人曰王君名高望促難可輕褻衣裾太學生魏準為融所賞常勸融立子良太學生虞羲丘國賓竊相謂曰竟陵才弱王中書無

斷敗在眼中矣及融誅名準詰問惶懼而死舉體皆青時人以為膽破而勉由是知名

九月魏遣使來聘

追尊文惠太子為文帝廟號世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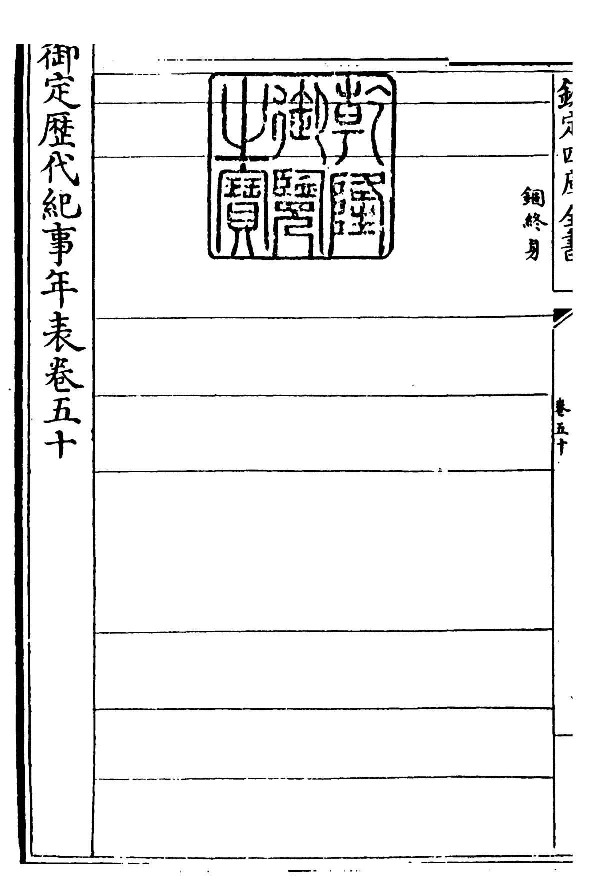
葬武帝於景安陵廟號世祖

冬十月尊太孫太妃王氏為

太后立妃何氏為后

十一月益州刺史劉悛坐贓禁錮　初悛罷廣司二州傾貲以獻世祖家無留儲在益州作金浴盆餘物稱是及主即位悛所獻減少主怒收悛付廷尉欲殺之西昌侯鸞救之得免猶禁

錮終身



御定歷代紀事年表卷五十